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百一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蔡枝華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

明 楊士奇等 撰

災祥

宋仁宗皇祐四年劉敞論天久不雨疏曰臣伏以古今之通義主逸而臣勞陛下親聽萬機日昃不倦與羣臣等勤矣今又聞以天久不雨之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夜輒升壇禱祠達旦不寐此則聖躬之勞過於羣臣羣

臣實未有及陛下者也臣竊聞之不勝其憂且水旱之
數未可前測設復彌月連旬不如聖意陛下何能專以
萬乘之體爲羣臣代勞哉如令萬一冒風寒霜霧之苦
有所不怡陛下當使誰受其責而宗廟社稷之憂獨在
陛下陛下不可不自愛也詩書百家聖賢精論皆曰人
者天地之心人和則天地之和至矣近者大赦恩及四
海解宿逋裁減常稅宥過除罪與之自新德厚如此和
氣宜應而愆亢尤甚者臣之愚竊意今日政事所瘝進

本在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陽不和者其端在人事不修也然則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而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何不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詢議臣以其學使之述天人相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若陛下所委任皆已得人所施為皆已應天則水旱者蓋無妄之災不足憂矣若天人之際少有不合豈得安然坐視其病心知其源不思救之哉臣言似迂其理實切今羣臣為陛下謀者不過責粥糶米名為救濟

其實亦欲欺聰明自解免而已非謀國之體也又今天氣當暑反寒率多常風雨澤愆候秋成不可必願陛下速思所以救其本者以致和氣無令聖心重增焦勞則天下幸甚

嘉祐四年敞又上奏曰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於災祥察民情於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粲然矣前古賢智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

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飾而自天祐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佳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災異非常可怪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於儆戒吁俞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謂五經災異之説最深最切設四方所上奇物怪變妖孽沴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傅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

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唯聰明睿智憂深思遠順時慎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竊觀前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於此不勝區區

康定元年知諫院富弼上奏曰臣學術空踈才識庸懦謬蒙奬擢充職諫垣茍有見聞安敢緘默伏以日者君之象日食則人君恐懼脩省損膳徹樂衣素服避正殿求萬務所失許百寮上封事食於常時已謂非吉況在

歲旦尤爲深災今月一日午後伏覩太陽虧蝕衆所觀仰稽諸前籍可謂大異臣竊聞北使在館欲取今日御宴若用常禮盛饌作樂是重敵人而忽天譴殊無恐懼之心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假令臣子有過陛下未欲加責且示戒勵而絶無憂恤怠惰如故怒之之意當何如也天之留意於陛下亦猶是焉伏望陛下出自聖慮罷此宴會或恐定制不可遽已即宜令北使就館别日遣近臣押賜御筵更慮北使已入難於中輟即今之會秖

且徹樂亦無所妨不可謂之張皇亦不謂之輕易天文謫見萬姓皆覩罷會徹樂不出内庭非張皇也救天之災惟恐不速感天之意不可不深觀變側身宜不旋踵非輕易也如此則上可以祗警天戒下可以慰説人心亦使敵人見陛下脩德禳災傳聞遠方足為鉅美僧道法事一切不用此外更乞陛下夙夜戒懼以塞變異則聖躬無疆之慶亦宗社無疆之休臣不勝大願昨日申未時臣赴館宿於街衢間見此虧食遇夜投進文字不

及伏望聖慈恕此忽廹之罪

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趙師民上疏曰近覩太陽食于正朔此雖陰陽之事亦慮是天意欲以感動聖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率愚意言之其月在亥亥爲水水爲正陰其日在丙丙爲正陽月掩日陰侵陽下蔽上之象也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謂以陰奸陽失其叙也又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謂下陵上侵其權也又曰皇父卿士番

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謂大小之臣有不得其人者也宗周之間時王失德今而引喻蓋事有所譬固當不諱凡天之示象由人君有失不然則下敝其上古人君之失不過暴虐怠慢奢侈縱放不師古始捨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恭勤儉約自撿動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誰之咎歟望陛下朝夕洛于丞弼心膂之臣洎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慎柬內外

百執事及州縣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爲羣邪所蔽塞
則億兆之幸也
慶歴元年右正言直諫院孫沔上奏曰臣竊見經春已
來時令失序沈陰不雨蒙氣連宵日景青昏天光慘翳
按漢書所述洪範云皇之不極厥咎常陰必有下人竊
議上者臣晝夜思之莫知所以天道雖遠災祥不欺人
心至微氣志必應豈有變異昭著而終久無患者也伏
惟陛下至明至聖察之謹之臣職當言事心所有疑不

敢自隱冀愚者之盡慮也臣又聞臣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邪者正之陰若臣廹於君婦陵於夫邪害於正則有陰蒙之眚蓋人事動於下則天變見于上矣今氣象如是在陛下專精勵意察事求端思所以致感之因行所以消復之道以答上穹降鑒之兆則天下幸甚伏諒陛下以喪子感傷宸心悲欝又將廣嗣是念仇溺爲意每於庭墀之下頗聞珠玉之音是沖和未融而結畜未解也伏望全神省思養器加膳優游適性燕静端居節

嗜欲之情戒寵嬖之盛罇俎之間衽席之上無俾過度
冀盡防微保聖德於康寧發純剛之斷決察姦謀於臣
下嚴左右於禁中若百事先覺則萬福來同庶可以克
謹天戒永綏國家者也
二年右正言歐陽脩論澧州瑞木䟽曰臣近聞澧州進
瑞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
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
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

北敵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内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横昨京西陜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翦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别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刼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與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惶惶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内事

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字一歲之内前後頓殊豈非星象屢天與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漸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

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少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敵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漸安逸則此瑞木乃悞人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海相傚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

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
至和三年脩爲翰林學士上奏曰臣伏覩近降詔書以
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
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
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淹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
之大變也至於五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
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
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

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没此皆聞之可
傷見之可憫生者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
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
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
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絶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
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隱
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
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

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嗣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

人者其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而爲其君父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

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
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
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
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遜而後從之當時羣臣
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
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乞養如後唐明宗
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
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天子

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即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謹重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内大臣

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受陛下之恩深故屬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為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為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為陛下歌之頌之豈

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未用立為儲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以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密

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盖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知之耳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能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社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

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茍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陛下言臣言狂計愚惟陛

下裁擇

嘉祐元年脩又上奏曰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罪已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擻

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文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淹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于後者又非一言

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耳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

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内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正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

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茍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皆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爲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没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量霈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

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災傷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

虛為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輕重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優䘏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用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材未必能救災䘏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又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為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

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自亦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以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準備外有三百五十萬餘碩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碩給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歲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大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

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慶歴三年知制誥田況上奏曰臣竊見比來災咎頻仍蝗潦繼作陛下責躬引咎不遑寧處以至躬祈道佛並走羣望薫祓之意可謂至矣求當世之弊驗致災之由其實役歛重而民愁和氣傷而爲沴役歛之重由國計之日窘國計之日窘由冗兵之日蓄今天下兵已踰百萬比先朝幾三倍矣自古以來坐費衣食養兵之冗未有如今日者雖欲歛不重民不愁和氣不傷災沴不作

不可得也昔董仲舒劉向以謂春秋所書螽螟之災皆
政貪賦重之所致今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民力凋弊人
共知之臣不復言矣且以江淮之間言之今江淮救麥
已登矣而責民輸錢數𣁽之費不供一𣁽之價物遂大
賤而農傷絹已輸矣民間貿易無餘而暴令復下又配
市之織紝之家寒不庇體而利盡歸于富賈累年已來
刻剥不已民間泉貨已匱竭其凡百科調峻法争利不
可勝計使聞東南之民大率中産已下往往絶食民之

愁暑致傷和氣如此而未聞陛下與兩府大臣議所以救之之術乃欲以一爐香數祝版上塞譴咎此臣所以不得已而言也夫國之所養之兵其上者戰其下者役苟不能堪此則爲冗食今諸路宣義廣揵等軍其間孱弱者甚衆大不堪戰小不堪役逐處唯欲廣募邀其賞格豈復顧國家之利害哉宜分遣幹臣選揀諸路宣義廣揵等軍其不堪戰者並降爲廂軍廂軍之不堪役者並放停議者必曰兵驕日久一旦遽加澄汰則恐立致

亂此處事者之跡也且孱弱之兵既不堪戰則勇强者
恥與爲伍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今
天下財用不足以贍冗食之兵尚或顧惜細故而不思
救弊之原臣切憂之惟陛下裁擇
諫官孫甫論赤雪地震疏曰臣聞洪範五行及前代變
驗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賞
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
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

國遠圖故招赤眚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宫也四裔也三者不可過盛則陰爲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七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者也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虚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奸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内制後宫謹戒

備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宫則凡掖庭非典掌御幸盡出之以省浮費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也

甫又上奏曰臣竊見景福内宫祖宗積經費之餘以備非常之用近歲諸路物帛多入内庫中外盡疑宫中之私費唐置瓊林大盈二庫卒供燕侈楊炎陸贄請罷之今日景福之積頗類唐之二庫後宫之數臣雖不知但聞三司計内食者千餘人又有私身當不啻數千人矣

臣近聞染院計置染綾羅甚急以備宫中支用言至藏庫所積紅羅去冬已絶他物稱此則浮費可知也陛下省之立可感動人心以消災譴張修媛寵恣市恩禍漸以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婢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知諫院蔡襄余靖上奏曰臣等伏見自春至今四方亢旱日蝕地震變異相仍有以見上天垂意於陛下至深至厚臣不知陛下何以報天戒之眖乎臣聞古之人君

遇一災異循省修飭或以六事自責或避正殿不居或減膳徹樂或遣使巡察求直言於朝究愁苦於下於是轉災爲福者有之矣若天之戒告而不懼民之寃隱而不救乘飢旱之會其變不可量也伏望陛下避殿減膳以自修省仍降詔書戒敕百官各舉厥職遣使天下求訪闕失或有官吏貪殘而不糾刑獄寃枉而不治賦斂繁數而不均徭役煩仍而不息孤獨無所養流散無所歸朝廷之惠不逮於下下民之情不達於上皆得條奏

而施行之伏惟陛下鑒前王戒畏之理觀當世安危之
勢留意而行天下幸甚
襄等又奏曰臣等近以亢旱請行自古帝王消弭災譴
之術避殿減膳發詔書遣使者上以荅天戒下以慰民
心數日顒然德音未降臣聞天地之氣與人相通陰陽
不和本自人召今若不修人事則無以回天意而召至
和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外有三邊百萬仰給之卒
内有四海億兆愁苦之人方此公私匱乏之時必無拯

救災傷之力將來流亡必衆盜賊必多患至後思恐無
所及況朝夕以来祈禱未應人心如涸天意益高陛下
爲蒼生憂念非不勤臣等爲國思慮無不至凡人有可
爲者皆勉而爲之以救災害況避殿減饍發詔遣使此
乃典冊常行之故事帝王修省之盛美伏望陛下早賜
施行苟能下悦人心自可上消天譴
四年襄等又奏曰臣等伏覩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爲
殃責躬引過祈于天地宗廟社稷不令殃及萬方臣伏

念災變之來實由人事政治闕失感動天地故古之人君或遇災異則避正殿徹常膳深自刻責思所以致之咎改之之理以至册免三公者有之詔求直言者有之此皆消災異召和氣之道也方今天下之勢至危矣強鄰驕暴淩脅中國盜賊縱横驚刼郡縣養兵至冗擇將不精配率頻繁公私匱乏内外之官務爲辦事而少矜恤之心天下之民急於供應而有流離之苦治道如此未聞救之之術臣等伏見數年以来天戒屢至朝廷

雖有警懼之意然而因循舊弊未甚改更今日災變頻數蓋天意必欲朝廷大修人事以救其患乃可變危爲安也救患之方莫若原其致災之本致災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闕失也闕失之事臣等敢次第而言之陛下不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議以救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用此大臣之過也朝有闕失而不能救民有疾苦而不能達陛下寛仁少斷而不

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百官邪正並進而不能辨四夷交構内侵而不能謀有顧避之心無力諍之節此臣等之罪也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伏乞陛下必踐其言必行其實踐言行實之要莫若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而和氣應矣其大臣不舉職之過伏乞陛下以致變之由赫然督責之若督責之又無近効則用災異册免三公故事而去之别求能賢以救大患如臣等蒙陛下非次

選擢不能稱職尚致陛下有如此之失大臣有如是之過臣等負罪至深伏乞朝廷遠加竄逐求方正材識之人俾居諫職必能裨贊朝綱上副聖選臣等謹具狀待罪以聞

襄等又奏曰臣等伏見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為孽引咎責躬告于天地廟社臣等伏念致災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闕失列其事而言之終以自劾乞朝廷遠加竄逐別求方正才識之士俾居諫職臣等待罪于今七日曾

不得報憂媿益深不知所措竊以今天下之勢外有羌戎結連侵脅之憂内有邊陲守禦戰爭之苦兵冗財竭賦斂暴興生民膏血掊取無極譬如投石入井到底乃止不幸有旱澇飢荒之變盜賊乘時而起將何以禦今日視前一二年國用民力固不如矣復且因循無有更改救弊之術後一二年還視今日又可知矣非獨不如今日其患至大縱有知者不能爲謀臣等以諫名官見天下之勢至危如此既不能開廣陛下恩信以固民心

又不能糾正大臣闕失以救時弊是致災異頻數中外恐懼臣等上負陛下選擇之恩下負生靈困苦之望憂慮終日譏責滿身尚何顔面入出朝中臣等罪咎實深伏乞朝廷必加竄逐以謝天下

京師旱知諫院王素請帝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

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諳西太一宫諫官

故不在屬車閒廼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

還未薄城天大雷電雨

參知政事范仲淹奏災異後合行四事疏曰臣近日屢

聞德音以災異數見畏天罪己此實聖帝明王至仁之

體也天下幸甚幸甚昨日宰臣等再奉聖旨不須謝過

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惶恐思竭

誠志以副宵旰之意臣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盛德

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
如其德衰政暴兆民怨叛故災異之出多成禍變也陛
下今既畏天之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
心矣如更行堯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適足增
陛下之盛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未敢引
退恐負君親擢用之意臣竊覩自祥符年後以至今日
火不炎上之災已十數度又累有地震之異今夏蝗秋
潦人多妖言雖陛下修德罪已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

而念及生民若不遑處臣請行此數事少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擇

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官吏老耄者罷之貪濁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謬吏而糺慢政也至於激勸善政之術即未著明其官吏中有畏上位之威希意望進或矯修廉節而爭爲猛政求集事之名者務爲暴斂求盡公之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聲人受實弊資産竭於科率舉動觸於刑憲生民困

苦善人嗟痛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
而亡漢以救秦之弊而興臣請詔諸路按察官除
常程糺察舉薦外於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别選
潔己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者各具
有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再任或陞陟委
用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陛下憂赤子之心各務愛
民求理不爲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舉
不實仰御史臺彈奏當議重行貶黜今别進呈唐

時選刺史縣令條目便乞約附施行

一天下官吏明賢者絶少愚暗者至多民訟不能辯吏姦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者五六轉運使提點刑獄但采其虛聲豈能遍閲其實故刑罰不中日有枉濫其奏按于朝廷者千百事中一二事耳其奏到按牘下審刑大理寺又只據案文不察情實惟務盡法豈恤非辜或無正條則引謬例一斷之後雖寃莫伸或能理雪百無一二其間死生榮辱

傷人之情實損和氣者多矣古者一刑不當而三年大旱著於史策以戒來代非虛言也況天下枉濫之法寧不召災沴之應耶臣請詔天下按察官專切體量州縣長吏及刑獄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良善者具事狀奏聞候到朝廷詳其情理別行降黜其審刑大理寺乞選輔臣一員兼領以慎重天下之法令檢尋自來斷案及舊例削其謬誤可存留者著為例册

一令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逮逐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災沴及其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空虛無所振發徒有安撫之名且無救恤之實又國家養民之政本尚務農因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之矣臣請選輔臣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時聚糴以防災沴并詔諸路提點刑獄今後

得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㪷數目方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糺舉及委輔臣等速定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

一天下茶鹽出於山海是天地之利以養萬民也近古以來官禁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絶商旅之路官自行販困于運置其民庶私販者徒流兵稍盜取者絞配歲有千萬人罹此刑禍是有司與民爭利

作爲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販之利較其
商旅則增息非多而固護之弊未能革者俟陛下
之睿斷爾臣請詔天下茶鹽之法盡使行商以去
苛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長久之利此亦助
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
仲淹奏乞災異後合行疎決刑獄等六事疏曰臣今早
親聞德音謂復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幷詔臣等謹省
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臣今條奏數事

皆陛下增修明德之要一齋誠發誠特降詔命明言災
變屢見敢不罪己祇畏以告中外羣臣同心修省二遣
使四方疎決刑獄非害人者悉從減降三詔天下州縣
長吏訪問民間孤獨不能存活者特行賑䘏四詔逐處
籍出陣亡之家察其寡弱別加存養五邊陲之民被敵
人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本家六詔諸處欠負已該赦
恩除放者官司更不得催理違者官吏科違制之罪遇
赦不原仍差近臣置司與奪陛下力行此數事下悅民

心上答天戒昔商中宗桑穀共生於朝懼而修德撫綏百姓三年而歸者十六國號爲中興陛下今日因災修德則福及兆人道光千載天下幸甚

五年御史李京上奏曰臣伏以陛下因天之戒恐懼修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商大戊之桑楮並生宋景公之熒惑退舍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數萬人迨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陲有

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爲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爲歸妹言雷復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之不信乎願陛下敕邊臣備不虞戒輔臣謹出命以厭禍於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必有假媚道以蠱惑天意者宜亟絶之茁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

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胡宿通陰陽五行災異

之學廼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䢆之刑德皆在北宫隂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隂猶强而未即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㑹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内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隂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

七年知潤州錢彦遠上奏曰臣伏覩兩浙轉運司韢録三月十九日詔赦節文以今春大旱應中外文武臣寮

並許實封言當世切務者竊念臣近以直言極諫登科恩擢不次敢自緘默苟養資格謹條方今急政要事水旱原本少盡千慮之得臣聞天地有常數陰陽有常度當進退盈虛之際兩適均等則氣和氣和則風雨時風雨時則萬物育矣然陰盛則水陽盛則旱二者自然之理故陽主德陰主刑德不可以獨任德過則弛刑不可以專任刑過則慘天之愛物甚矣春夏生之必秋冬以節之所以相為表裏而成歲功求其端正其本繫人之

事故在易之泰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言泰極則安而無節無節則過其害猶不及也惟元后輔相而裁成之在春秋魯僖公之三年春王三月夏四月兩書不雨者以僖公能克已求過放佞臣理寃獄精神感天不雩而雨故顯書不雨以旌之此聖人精微極致謂天人相與應如影響俾人君戒之謹之之旨也伏自陛下即位二十餘載内無聲色之娱外無畋漁之逸外戚近侍循循守法未有專權之失前歲地震起雄覇

滄登旁及荆湖幅員數千里雖往時定襄之異未有大於此者今復大旱以臣愚料之非他也蓋天警陛下爾誡以國家備寇之術未盡要牧民之吏未盡良天下之民未盡安上天垂意陛下欲因而大治故先出災異告焉陛下知天戒所在因而修之則宗廟社稷之鉅福苟簡忽大事規規求之用之言唯滅常膳避正殿臣愚謂非應天以實不以文之意臣願爲陛下別白明之臣前所謂禦寇之術未盡要者夫西北二寇者我之堅敵天

性鷙悍以戰鬬為生業非可與以首爭首校一旦之命且古之所謂邊方為禍不若今之烈也其來不過驅略老弱畜産故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逐去則止今契丹據幽燕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皆我之州郡其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與我同欲加以日夜伺我間隙收我亡叛迹其深心非止毆略畜産而已往時元昊負固不服朝廷責戰甚速出入五載邊臣未有效首虜者而天下已騷然困矣下及牛馬諸畜皆殘衄罷極他物可知

暨納欵錫命亦朝廷不得已而爲之紓一時之患可也
我當按甲蓄威節財畜用講過救失論長短利害以困
虜而臣見自元昊之降上下安然器械城壁治葺稍緩
主兵之官備邊長吏皆以次補用不復銓擇士大夫高
冠侈服恥言軍旅臣懼一旦北敵負恩乘利送死西結
元昊兩道並來則國家之力未易支也臣嘗中夜以思
寒心疾首臣懼如景祐康定中待元昊之謀則殆矣北
敵土地廣甲兵壯凶黨多非元昊比也臣願陛下無輕

待焉事不預備不可應猝此陛下宜深留意而又湖廣一道蠻獠繹騷聞其戕害刼掠生民流離調發督斂軍須百出而置之不問但責一二儒生非有奇藴祕略但能治文書辦期會深可歎也亦用兵三年未聞尺寸之效歲月持久其憂不細惟陛下以此三方之急因天戒之明命大臣講長久之計以安元元性命天下幸甚臣前所謂牧民之吏未盡良者大凡生民之命舒慘休戚繫之刺史縣令雖遠近閒要有郡縣大小然耕田鑿井

出租稅皆陛下赤子苟守吏之失則一方受弊旦夕利
害切於身飢寒偪於內彼不起爲盜賊則當危苦愁厄
而死危苦愁厄之氣所以致水旱臣伏見江淮諸郡地
近京輔皆國家之外府而守吏年七十者十率三四往
往耳目昏惑神用耗竭罷癃俯傴唯以圭田稍食爲意
縱有心力克壯者則倚其年齒陵轢吏民夫長吏執千
里之柄而昏惑耗竭則必翰其柄於下吏下吏操刺史
之威而毆良民亡所不至甚於長吏之自貪也江淮一

方計之尚或如此况天下僻左之地乎况縣令之猥衆乎臣願陛下悉按其門閥功狀命之納禄致仕優賜子弟官秩俾之自養精擇天下長吏此根本之論也議者將云國家惠養老臣不當如此謂之曰古之養老盖賜珍膳財帛豈任之以政事且陛下不忍此老耄百十輩而何忍天下千萬人受其弊願陛下思之臣前所謂天下之民未盡安者臣聞隋唐之制有賦租庸調四者之入自楊炎變兩税法天下稱便自五代迄今斂名雜出

兩稅之法漸弊民已竭力供矣加以非時配率和市舉放利盡歸官而主計之司不復設輕重均輸之法乘用兵之急唯督取諸路緡錢之用速濟經費至專遣內使四出趣迫郡國承望風旨竭取乃已殊不知錢者以通流移用則利入公上民得資販令四方之錢月取歲輸一去不復故天下之民嗸嗸商賈失業酒榷商筭課入益虧此蓋專取緡錢之過平日已囂囂苦不足況能禦水旱在先朝時常患其若此有三說之法俾商人入粟

邊郡而受鹽茗雜物於内郡邊食不復給緡錢則天下之貨通矣其三說之法副在有司朝廷逮事先帝諸臣皆能言之陛下舉而行之然後詔主計者講利害輕重之術不許專取緡錢於諸路俾百姓息肩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矣再念臣身遠慮淺實緣陛下詔旨而言之故安危之語無所隱避伏願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治忘亂降意才傑謹明賞罰庶幾災異消釋導迎善氣天下幸甚

宋庠上奏曰臣伏覩聖旨以星文垂見特開寺觀三日令臣僚爲民祈福仍許士庶燒香者伏玩沖旨頗見聖心因星次之匪常荅神理之申戒特使祈請以示禳除然珍守大門都人駢集群優雜伎列肆貫區遂移清靜之場翻爲遊玩之所閭里喧會旦暮奔馳甚不副陛下側身修德之本意也臣聞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今都下以燒香爲名士女塡咽可謂戲豫矣百司以祈福爲名車馬遨遊可謂馳驅矣若令

鑒觀在下氣焰為災以此應天恐貽不韙臣伏乞今後
或祇若天意只令宰臣以下恭款祠庭齋心祈祝更不
令士庶喧譁寺觀庶可銷除後咎申達至誠
殿中侍御史梅摯以時有災異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
惟歲謂王總群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
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
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戒告也伊洛暴漲漂廬舍海水
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黄河溢埽所謂水不潤下陛

下宜責躬脩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
止而盛德日起矣

皇祐元年昭文館大學士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等
上奏曰臣等各以非才忝居大任不能裨補聖政燮和
陰陽以致星文屢有變異下飭人事上貽聖憂陛下曲
示包容未賜罷免責以來效使之極言詔旨丁寧眷恩
寬大跪受伏讀兢懼失圖恭以陛下堯舜用心禹湯罪
已欽若天戒增修聖政弭災召和宜集休應聖詔曰德

政闕修刑賞差濫臣以謂刑不爲貴近而屈賞不可僥倖而求則無差濫矣刑賞不濫則德政自脩又曰人有寃滯而無控雪之路民已匱困而無寬恤之實臣以謂人有寃滯必由郡縣及按察之司節級陳訴若猶未伸又許撾鼓檛訴固無壅遏之理然更須州縣官吏常得其人爲之伸理則民絶寃滯矣今冗費無藝國用窘乏故歲一不登下民艱食雖欲恤之而力不足也若減不急之務罷無功之賞及兵籍官吏之浮冗者稍澄汰之

則庶幾國用不乏則可以有恤民之實矣又曰官局具
設而職務或弛典章備存而紀綱不振臣以謂爲官擇
人不使僥倖者求而得之久於其任考其殿最而升黜
之無使屢遷速易不爲苟簡之政則職務焉敢廢弛祖
宗之法備在典冊舉而行之似若甚易但不爲權倖所
撓則爲至難苟上下一意守茲典章堅如金石行此號
令信如四時則綱紀振矣又曰科役煩重肆戾暴刻軍
政簡惰而莫爲經制臣以謂前之所陳減不急之務罷

無功之賞澄汰兵吏之冗則國用不乏國用不乏則可以省科役之煩重州郡官吏常得其人雖有科役亦不至於暴刻矣慎擇將帥稍假威權撫馭士卒不務姑息勿使貴臣驕將撓於其間則軍政自肅而有經制矣又曰教令輕出有所未安賢智在下遺而弗舉臣以謂令出惟行慎乎始出出而不慎故行之未安近歲以來茲弊頗甚由議臣輕建言而須必行行之無効而終無責或雖有嘉謀而事無近効人之多言横爲沮議朝廷不

能持之故多中變條其事狀此類尤繁舉賢任官宰相之職宰相不能悉知其人但當慎擇臺省長官及州縣大吏使如近制各舉所知庶幾無遺才矣又曰姦倖妄求而不抑此正今之所患臣等繼日議之矣又曰惠澤旋壅而不流臣以謂朝廷推恩靡不下究然恐郡縣之吏不稱朝廷之意或逋負之物合除而未除流竄之人可釋而不釋如此類者更宜申明聖詔曰將此十二條於軍國庶務中推求實事有合更張振舉者密具條上

朕當悉心詳究即議施行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心勤切之至所恨臣等空疎不能上副好問雖然敢不罄竭愚短粗有所裨然今所陳乃其大略蓋慮繁詞終成虛語徒煩睿覽無補大猷臣等欲將十二條事日舉一兩條細述合更張振舉事件逐時面奏委曲敷陳所冀言之必行行之必當斯亦舜禹臯陶吁咈都俞之義也臣等不勝區區聖詔曰德政闕修刑賞差濫臣等近奏以謂刑不爲貴近所屈賞不爲僥倖所求則無濫矣臣等請

略舉一端如往年蘇舜欽劉巽以進奏院賽神輒用官
錢即皆坐除名去年曽鞏與宋永宗賽神亦用官錢其罰
當與舜欽輩均而曽鞏等止停見任近日史昭文等以
不覺察手下人吏取受稍場錢物衝替未得與差遣尋
有監稍場官閻繼隆等却爲昭文所發亦是不覺察專
典取受一例衝替而昭文即時却令與差遣其同事馮
經亦連茹章復而繼隆等衝替如故此蓋昭文曾鞏輩
以親近而從輕罰舜欽繼隆等以疎遠而受重責又去

年親事官作過皇城司官吏當坐重責然皆是近臣貴戚止於降秩補外才逾年即皆復職或更遷官往年張沔以保州及李般事降黜數經大赦至今未復舊職言體則皇城司事為重議罪則張沔等輩為輕升擢廢弃理似未均不惟刑罰失平實恐貴倖壊法臣等以謂今後用法理當振舉吏務均平賞典之濫則如近日司天監周琮李用晦止以選課日辰便乞轉官任子醫官别無勞績妄乞額外轉遷如馮琦潘象蘇惟和沈遇明之

輩賴陛下聖斷皆與裁抑然未悉如先朝之制及前後條貫更欲申明遵守聖詔曰人有寃滯而無控雪之路臣等謂人有寃滯必由郡縣按察之官節級陳訴若未申雪又許檢鼓院撾訴討無壅遏之理今欲更勑約轉運司提刑司凡有理訴並令子細究詳如事理稍渉寃枉即選官就近覆勘勿令煩擾淹延免致貧窮無資不能詣闕者抑而無告聖詔曰民已困匱而無寛恤之實又曰科役煩重肆戍暴刻臣等以謂國用窘則科役煩

科役煩則民困匱民力既困國用自乏雖欲恤民不可得已臣等請言其國用窘乏之由恭惟祖宗以來置兵與吏及賞賚賜予皆有定制量入以出故財不屈乏自康定用兵之後添募新兵幾四十萬數年以來雖逃亡減廢之後猶不減三十餘萬每歲所費衣糧錢物等共約三千萬貫匹兩石束賞賚之數不在焉兼自慶歷二年後來添給二敵金帛每歲共四十餘萬匹兩加以頻遭水旱復除租賦則國用不得不窘故國用窘則科役

煩科役煩則民力困今將恤民之困窮寬民之科役正
在省冗費而已省冗費之大者在減冗兵臣等已嘗奏
述欲於今冬別立揀兵之格密降付逐路轉運使侯至
春首依常年例計會帥臣同共依新格揀選老弱以減
冗費其次則罷不急之土木停無功之賜予抑僥倖之
求請省員外之冗官衣服用度務從敦質多方節約諸
事簡儉年歲之間漸期足用國用既足則科役不煩則
是恤民之實矣聖詔曰官局具設而職務或弛典章備

存而綱紀不振臣等以謂官得其人職務自舉選才任官正是臣等之責若官須擇人不甚拘以資他事須責實當時校其殿最三載考績必行黜陟百官脩飭孰敢懈弛臣等請略舉其弊只如省府之官及外計之任近歲以來遷改頗速有如假道豈暇舉職所以務爲一切苟簡之政而職業不得不弛臣等欲乞更頒詔敕約束中外之官必須二年之外方許遷替考其殿最而升降之若特敕擢才則不在茲限所謂典章者朝廷之大法

祖宗之舊制舉而行之執而用之豈有綱紀不振哉蓋
近歲已來緣貴倖之臣墮大法壞舊制者多矣臣等略
舉其尤者祖宗之制官有定員今員外而置官者多矣
如勾當皇城軍頭司及醫官使副之比是矣又俸禄之
法各有定制等級賦與固不可差今則有任觀察使而
請留後俸者如此之類其徒實繁臣等欲乞今後更不
溢舊額而置官逾本官而受俸一守祖宗舊制不爲貴
倖所侵則綱紀振矣乞特頒一詔敕處分聖詔曰軍政

猶壁而莫爲經制臣等嘗謂愼擇將帥不務姑息勿使貴臣驕將害之軍政自肅矣聖詔曰教令輕出有所未安臣等嘗謂愼乃出令令出惟行若輕出之必有未允則數易屢改此爲政之大弊若近日錢令鹽法爲弊不細而建言者謀之不臧未嘗有責此所以致輕改作而易受弊也往年建言諸州招刺義軍去歲却揀配諸軍人心騷然其始不能詳愼致不數年便有改易臣略舉此數條蓋事之稍大者聖詔曰賢智在下遺而弗舉臣

等嘗謂舉賢擇才輔臣之職輔臣不能悉知衆才惟當慎擇臺省長官州郡大吏使如近制各舉所知庶幾無遺才矣然臣等敢不益勵惷愚博求才智將期得士之美上副任賢之心聖詔曰姦倖妄求而不抑臣等以謂近臣貴戚醫工卜祝及諸司人吏因緣請託妄述微勞希求內降如此之類盡守條制一切裁抑則官邪之蹊可以漸塞聖詔曰惠澤旋壅而不流臣等嘗謂凡有推恩靡不下究猶恐州郡之吏不稱朝廷之意或逋負之

物當除而未除流竄之人可釋而不釋臣等欲乞應經
前年大赦合放負欠物色如省司以未見保明文字州
郡以未受朝省指揮至今尚行催理者速令勘會依赦
蠲除編配之人除屬揀選路分外有已經量移情理輕
者令具元犯奏聞看詳依赦釋放

三年知諫院吳奎上奏曰臣竊見近歲以來水不潤下
盜賊横起皆陰盛所致陛下寅畏天命宜格善祥而反
應以災沴其故何哉夫帝王之美莫大乎進賢退不肖

賢者進則君子各以類升而陽勝陽勝而善祥可致也不肖者退則小人各以類伏而陰虧陰虧而災沴可銷也今天下之人皆謂之賢陛下亦知其賢然不能進天下之人皆謂之不肖陛下亦知其不肖然不能退重以內寵驕恣近習回撓敵人桀驁奸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沮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如

河北河東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大臣不以為事至執通判傷巡檢然後倉皇於數路之間移易官守立重賞以募之不亦晚乎事將有大於此者將如之何幸陛下留意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一

明 楊士竒等 撰

災祥

宋仁宗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上言曰臣伏見自去年五月已來妖星遂見近及周稔至今光耀未退此谷永所謂馳騁驟步芒炎長短所歴奸犯其爲譎變甚可畏也又去冬連今春京東西路及陜右川蜀諸郡旱暵不

雨麥苗焦死民既艱食寇攘必興此京房所謂欲德不用兹謂張厥災荒其為災沴復可懼也邇來岠嵎山谷驚裂有聲他郡數處地亦震動此伯陽所謂陽伏而不能出陰廹而不能升蓋土失其性其為災異益可駭也夫爕調陰陽者三公之職天戒若曰陛下左右輔弼當得忠賢剛正之人為之乃可以召至和之氣消未萌之慝不然何以妖星譎變也旱暵災沴也地震祥異也三者咎應槩明如是之著耶臣愚伏望陛下謹天之戒應

天以實取天下公議與天下瞻望之所謂賢人君子者
陟之使居廟堂之上責以三公四輔之事業委注而仰
成之若然則陰陽以和災異以消朝廷清明遠人畏服
太平之風可翹足引領而待之也臣朝夕思慮載惟擇
賢命相繫國家休戚治亂之本伏願陛下慎重之然後
發聖斷力行而不疑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
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去冬多南風今
春多西北風乍寒乍暑欲雨不雨又有黑氣蔽日此皆

人事之所感動也黑氣陰也小人也日陽也君象也黑氣蔽日者陰侵陽小人惑君也欲雨不雨者政事不決也陳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者百日矣陛下以御史之言決一婢死而欲退宰相爲是即乞速退執中以觧天意以御史之言爲非亦乞勅執中起視事無使天意久不決也寒暑者賞罰也乍寒乍暑者不當賞而賞當罰而不罰也鄧保吉有過於法不當爲内侍都知鄧宣言不歴邊任於法不當爲内侍押班未幾而又改官石全

弑不當爲觀察使未幾而又爲内侍副都知其餘攀緣
改遷皆不應法律是不當賞而賞也陛下有旨不應法
律賞罰聽中書樞密大臣執奏而中書樞密大臣不執
奏是當罰而不罰也冬而多南風春而多西北風皆逆
氣也風主號令主思慮陛下思慮若有爲小人所惑而
號令數變易也天變之發或發於未然之前或發於已
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也人君修人事以應天變則
災異可爲福祥也陛下如欲應黒氣蔽日之變莫若遠

小人而近君子莫若黜小人之言而用君子之言陛下如欲應乍寒乍暑之變莫若速還鄧保吉等過恩而明正中書樞密大臣之罪也陛下如欲應欲雨不雨之變莫若速定陳執中進退之勢以決中外之惑也陛下如欲應冬多南風春多西北風之變莫若精其思慮而不數號令也凡此皆古聖賢通天人之術著乎經史使後世為人君者視之以奉天為人臣者法之以事君者也非臣之臆說也陛下無以臣非才廢臣所陳先聖賢之

言則臣之幸也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社稷之福也惟妖星之變及今一年臣消息所未至也今春諸路無麥苗禾種不入而山東尤甚山東盜所起處萬一盜起陛下將何以待之妖星之變殆恐為此臣所以居言責之地而不得默默也臣四歲而亡父七歲而亡母今食陛下之禄父母之養為不及也所可為者合忠孝一意以事陛下耳若於此時畏避而不盡言則臣負不忠不孝之罪於陛下也

鎮又上奏曰今月二十三日秋分雷乃收聲二十四日雷大震大雨雹雷當收聲而反大震者號令之不時也雹不和之烝自上而下下而害物者也以況上興不急之務以用於下如雹之害物也近歲以來修集禧觀醴泉觀開元殿公主第靡費以鉅萬計尚未訖役又聞垂拱殿一棟折太廟一柱損有司建議舉欲新之夫一棟折修一棟一柱損修一柱事理然也若緣一棟而易一殿一柱而更一廟非惟人情不厭兼恐甚傷天理近者

陝西旱饑河東薄稔科採材木不勝其勞此所謂號令不時自上而害物之政也天變所以作也古人於承平無事時尚猶戒土木之費況今國用不足民力凋弊豈可爲此不急以重困之臣竊惟念以一棟易一殿一柱易一廟似非恭儉之主所爲蓋左右近習計此以圖僥倖大臣不略建一言誤陛下至此耳伏乞差官重檢計合修換處量加功役其餘一切停罷上以應天變中以惜國用下以愛民力顧不益聖德耶昔漢文帝惜十家

之産罷露臺史冊書之至今爲美陛下如能愛數萬家之産以罷此兩役則其美過漢文帝遠甚臣不勝大幸
金君卿上奏曰臣伏讀六月三十日詔書節文以大水爲沴應中外臣寮上實封言時政闕失無有所諱遠方小臣不能詳知國體惟陛下赦臣進越之罪留神財擇幸甚幸甚臣謹按五行傳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伏惟皇帝陛下仁孝之心格于神明時享月薦曾靡有懈咎譴之來不應緣此然臣之愚慮參考經傳殆宗廟主

器社稷本根之重陛下或未之思爾竊惟古先哲王雖
已大治之後不能無災異惟恐懼脩省思所未至爲所
未爲以應天心則災異自然而消弭臣不敢遠引他說
試取兩漢近事以明之若孝景孝成光武孝章之世冬
雷雹雨日蝕星隕地震川竭之變而能早定封建固國
根本然後災變消復享國長久陛下睿謀英斷夐高前
古豈特周旋孝景孝章之間哉然比歲巳來日月薄蝕
地震河決天之告戒不爲不至陛下惻然引咎歸巳故

嘗避正殿損常膳節服御釋繫囚以圖消伏天鑒不回水沴仍作故臣愚以為宜詢訪故事思宗廟主器社稷根本之重以謹天戒臣又聞漢書五行志曰地上有水比吉性不相害故曰比樂也而相毀墊淪失之象又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今朝廷大政言未出口則已喧傳于道上矣願陛下超然遠慮奮乾剛之斷詔股肱大臣早定封建之議羣小之人無得預聞不然臣恐陰下相為蠹賊侵陵之禍萌於

今日矣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垂精留意天

下幸甚幸甚

嘉祐二年齊唐論麒麟疏曰臣竊見交趾所進麒麟二

頭臣得之道路圖寫其形大抵牛身象耳狗足魚鱗臣

謹按爾雅釋獸麐身牛尾一角郭璞注謂春秋所獲麟

也又云麠大麃牛尾一角即漢武郊雍所獲麟也又云

驨如馬一角不角者麒即元康中九真郡所貢也又唐

龍朔三年麟見于介山又聖朝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

獸一角似鹿無班角端有肉性甚馴善當時以為祥麟上表稱賀臣以前典觀之則麒如馬狀麟似鹿形況麟鳳四靈國家大瑞天下稱賀青史具書故唐改元年漢名書閣太平之瑞莫大於斯臣切聞此獸頗與書史所聞不同閉以檻車與象相觸所食草木皆中國所無萬一非是祥麟海外別有名目即朝廷殆為蠻夷所詐又交趾以進麟為名私齎行貨不少經過州縣津送之後動數千人以至京師民間之費不下百萬嶺表之民例

皆貧弱典賣産業以給公費儻應圖合驗爲瑞聖朝則
罔不憚民勞以成一代之盛事果非瑞物則豈可以無
名之怪獸而困一路之生靈哉伏惟陛下居尊御極垂
四十年焦勞萬機愛惜黔首誠願日謹一日雖休勿休
勿以所役細微則武王有旅獒之戒勿以綏懷遠俗則
文帝有却馬之言昔西漢因鶡雀飛入府舍遂爲瑞鳥
隋文帝好祥瑞有野雀集于宫掖因改儀鸞之殿取笑
當世貽羞史策以斯爲鑒固宜審詳伏乞陛下延訪博

物之臣徧考瑞圖所載確有符驗方可進呈事果非真
即宜罷黜以寬一方百姓之弊臣素以寡聞昧於通識
進言不用默守常聯儻一辭有補於毫釐一舉少全於
瘝瘝則退甘鼎鑊萬死無逃臣不勝區區越職言事俯
伏待罪
四年日食三朝祕閣校理吳及上言曰日食者陰侵陽
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
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嘿臨朝使陰邪

木盛脩也后妃無權横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
親倖驕縱亡節也疆埸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
將帥非其人爲敵所輕也
六年京師大水知諫院楊畋上言洪範五行傳簡宗廟
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
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爲沴陛下臨御以
來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
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爲萬幾之聽必有失於審者

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積思而矯正之乃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議

判禮部司馬光論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曰臣伏覩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歷官皆先具日月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奉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

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沈湎于酒禍在内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寖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隂邪所蔽災𠩄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羣臣乃始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

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歷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伏望陛下明勑有司若六月一日更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奉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羣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

英宗即位光爲殿中侍御史乞體量京西陝西災傷疏曰臣竊聞京西陝西兩路自夏末以來殊少雨澤秋田豐稔者所收不過五分枯旱之處所得尤薄而官司或

務爲聚斂民有訴旱者不肯受接道塗嗷嗷頗多怨讟已有流移就食他方者況此兩路昨來供應山陵百姓最爲勞苦朝廷尤宜優恤伏望特降詔旨下兩路體量應有災傷之處倍加存撫寬其租稅敢有抑塞旱狀不爲收接者嚴加譴責庶使困窮之民有所赴訴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曰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今

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
祚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鄉者聖體
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
遠近釋然莫不忻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禾種未入
倉廩虛竭閭里饑愁陛下爲民父母當與之同其憂勞
祈禱羣神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疚懷況詔命已降流聞
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
鄉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故稱乘輿或稱

行在今車駕蹔出近在京城之内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而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為民祈雨以副中外喁喁之望

二年二月知磁州程珦上奏曰臣伏覩詔勑以年來水潦為沴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祇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

孰不願披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爲省郎職分郡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寛其狂易之誅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隂陽之不和隂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楮之祥高宗之時有鳴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

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驚畏特下明
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
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
徒以爲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既衰者乎
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
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
觀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
毋有所諱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

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宣達于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常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揺也化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不足爲

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螟之灾有之不能爲害蓋倉廩實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靈振蠻夷戎狄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爲憂蓋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況庸常者乎循常苟安浸以成俗舉世以爲當然

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可知矣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徭繁賦重剥削之不息天下户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不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揺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柰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民不漸善教思利則志動乘間隙則萌姦

究逼凍殍則爲盜賊今兹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姦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况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爲本今自京師至于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困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綂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饑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

之姦盜蜂起於内邊隅乘隙於外雖欲爲之末如何矣敵國疆盛古未有此歲輸金帛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尚幸二敵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於邊境餽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消窮之虞又況征斂興發而民人轉亡饑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於此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

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之然耶抑天幸而偶然耶幸然之事其可常乎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久言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爲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爲之晚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敢不念陛下承祖

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寛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

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
信以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
口必期致天下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
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
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
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
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立志不堅故也臣
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

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于今未聞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耶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政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柰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

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茍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彊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慴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為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沈固結之弊為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為難勿以衆口為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為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為不然稽古而行非為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

訓典將大有爲而致敗亂者乎惟動不師古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無可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説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爲鹽梅其相須倚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

道也夫圖任之道以謹擇爲本擇之謹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謹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禮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已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

間勢重而不可揺亦將見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擇之不謹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不重矣擇不謹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懐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揺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

懷顧忌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而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揺曰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難知之惟難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亦繫取之之道如何爾臯陶爲帝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歴觀前史自古已來豈有履道之士孝

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聖
人之道其履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
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卒敗於
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率一
言一事合於巳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
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民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
乏賢誠能廣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臯夔伊周
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願陛下

如臣前所陳旣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爲患其不能爲不患其不能爲患其不得爲葢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能爲者可勉而能爲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忌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下延召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爲安爲危爲治爲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爲以救其

弊乎如曰當爲則顧示之以必爲之意詢之以所爲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爲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爲之而已如曰無妄爲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爲治矣史冊書之可爲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

良無是事也伏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寮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

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概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其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廣賢俊之藥進于下也果天下無遺賢耶抑雖有之否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為意耶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自治而不乏耶臣以為致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

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則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

然夫以人主之勢心有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為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率以為任已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

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
輔也以其聖且好賢與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
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
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
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
何其用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
然亦係上之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
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

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踈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
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搜抜既廣雖小
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耻格而
風教厚矣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
情淺近積習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
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抜一賢一善出
於不次則求摭小差衆議嚚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擢
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爲過此所

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效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效亦無愧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爾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

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踈賤而易其言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濟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者既行不患爲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

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明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爲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者百世之下爲譏病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

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上奏曰臣伏覩詔音責躬引咎博訪羣臣有以見聖德之至矣臣聞陰陽和則風雨時王道正則百川理五事不修則物不遂性災沴繇茲而生矣斯政化通於天地見效可信者天以變異

告戒人君者欲恐懼修省振起頹弛如其怠荒不新厥德外無保民之慮中無應變之實則咎罰洊臻危亡及之甚可畏也方秋令向深氛沴當息而霖雨驚驟泉源湧溢蕩覆廬舍墊溺民命京師訛言幾至生亂誠異常之變矣陛下即位之初事無過舉災沴遽作殆人情久鬱怨愁之氣積陰而成天意愛陛下之深以是譴告不可不求其原也臣謹按洪範曰肅時雨若狂恒雨若肅者貌之恭狂者事之妄居上則言動必謹謀慮必審號

令必信賞罰必當一有其妄咎證斯應五行志曰簡宗廟廢祭祀水不潤下水者北方萬物終藏之地神道居陰尚乎安靜虔恭廟祭所以昭孝道也廼者濮安懿王一事始議或將與仁廟比崇終罷追封不及燕王之例禮失中而孝不足是亦幾乎慢也京房傳曰饑而不損謂泰厥災水謂下民饑饉上宜減損去冬及春許頼等郡大荒上方多不急之用後苑有淫巧之工宜裁減以崇儉約量入制用正在今日也又曰避遏有德厥災水

蓋以有德之人壅遏而不用也今則官不試職名不副實賢不肖溷淆於下而況前席詳延無非藩邸之舊清塗進用皆出權臣之門忠良之人寧無觧體古者以功舉賢則萬化成而瑞應著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災異至斯皆前世已驗之明者陛下當翼翼循思追抹其失庶幾消復之理也然陛下側身恐懼祇悔誠深方注意輔臣代天理物陰陽不順風雨不時災變於下致時政之闕失咎將安歸臣備員風憲無補聰明朝綱之頹

弛時政之闕失職臣之繇罪在不赦詔命旣下著位之臣莫不輸忠畢慮仰副詔詢惟陛下省覽無倦言或可用克巳行之日謹一日惟新盛德更張治具隱卹民病感名和氣以塞災變如曰休咎數也治亂勢也四輔俱賢百工皆舉不責人事委之天理臣恐天心未應沴氣還復人情動揺邦國傾矣愚臣之言不識忌諱唯聖明加察焉

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應詔論水災䟽曰臣伏覩乙未

詔書以水潦之變責躬恤物延問得失禹湯之引咎漢文之恭已不過是也臣伏覩自古人君之失德必皆有嗜好偏篤難改之行以害政事或好征伐或好田獵或好聲名或好行幸或好治宮室故臣下之言不可入而君上之過終莫能改則天爲出變異以警懼之如漢文帝之賢唐太宗之明皆不免此累伏惟陛下纂承大統三年于茲勤修鄰好屏棄物玩減後宮之冗罷不急之費早朝晏罷日謹一日於前數者曾無一焉而天變之

大如此之甚臣竊思殆非出於陛下之聖躬而率由政事之失臣得爲陛下詳布其說蓋以天之告人不能諄諄然而常以象類示令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壞廬舍殺人而害物此隂勝陽之沴也以人事而言君弱臣彊隂勝也四裔謀中國盜賊害平民亦隂勝也臣雖愚昧蒙陛下非次拔擢日夕爲陛下講求思慮當今之故與今日之所宜無出八事之大一曰主恩不立二曰臣權太盛三曰邪議干正四曰私恩害公五曰二敵連謀六曰

盜賊恣行七曰羣情失職八曰刑法失平何謂主恩不立陛下自即位以來所與日相見者兩府之臣七八人時與之相見少接其語言者兩制主判之臣經筵侍從諫官御史輩又數十人陛下之臣五日一謁於廷下四五百人而所與相見接其語言日纔一二如此則何以通君臣之情哉至如館閣省府之官皆陛下選擇養育以進用之人而有平生未嘗識陛下之龍顔者此臣所未諭也竊料陛下非憚其勞而不見特以故事如此不

能遽改而已唐之制有待制本朝建隆乾德咸平天聖皆常行之又祖宗臨御往往非次宣召臣寮訪以政事或行幸書林接見儒臣臣愚以爲宜復轉對之制及許轉運判官辭見并權發遣三司判官授差遣及委審官擇大郡自來選差知州人並令上殿仍乞非時宣召臣寮以問政事羣臣之情達則主恩立矣何謂臣權太盛進退百執事皆由宰司進擬而陛下直可其奏者十則十百則百故中外之臣有被任使當進擢惟知出執政

之門而罕有歸恩於陛下士大夫相語以得官爲經營
有力以失職爲其人不喜如此則望宣力盡忠之臣豈
易得哉臣愚以爲小官冗職不必煩陛下揀擇至於修
起居注集賢史館修撰天章閣侍講三司副使此四五
職名僅及十員皆進用兩制之門陛下茍不以留意則
庸人下才依託干請從此而進遂爲陛下侍從之臣一
旦有緩急須將帥之才則常患無人退之則無名進之
則無補置而不用則位高禄重陛下試觀今日兩制之

臣如此者有幾即可見其所從來者不謹選也陛下何不徧接識凡今館閣省府之臣陰察其可用者記之于籍閒復參問近輔左右之臣以驗其實乃與大臣議其人堪其官任其事假如修注修撰侍講副使共須十員則采察二十人以待之遇一官闕陛下召而接之則恩自陛下出矣無經營馳騁之患矣至如其他進擬有不合陛下意者當退而改之如此則臣權不盛矣何謂邪議干正昨者朝廷參議濮安懿王典禮衣冠草茅之士

無賢不肖上至陛下左右侍從素所取信之臣皆以爲出繼帝統大義甚重不宜復顧私親追榮之禮當據禮經而兩漢衰世故事不可援用然一二姦人内希陛下追懐之意外協大臣不正之議而復結濮宫諸貴人之歡遂不顧公議妄進邪説以白爲黒以是爲非惑亂聖聽中外切齒臣愚以爲應因濮安懿王論奏文字一切付外委未嘗預議近臣覆定可否宣示四方則陰邪之人不敢干正矣何謂私恩害公自古人君即位無不有

攀附故舊之臣然賢智之君待故舊之意恩寵甚重而
至於議政事論國體則必與天下之才共之漢文帝不
訪宋昌而用賈誼袁盎以議當世之政不屬景帝以張
武而謂周亞夫爲可用唐太宗之論人物薄高士廉唐
儉而引重劉洎馬周其用王珪魏徵也皆仇敵之餘豈
嘗計其新舊親踈哉陛下比日以來數引見藩邸之臣
恩禮甚厚外人不知皆以爲陛下與之議政事論人物
誠如此則害聖德多矣緣此等人材至下止可待以恩

厚不宜置之顯路則私恩雖厚不害公議矣何謂二敵連謀元昊晚年君臣相疑而父子結隙謀臣壯士往往被誅又累爲唃氏所敗遂有休兵願和之意而疆臣急於進取激其成功議和之初許與太原歲遺金帛之直蓋三十萬緡戍邊之兵不能大減比之寶元以前戍兵增五六萬而歲費約二百餘萬故關中民力之困而内帑泄於二邊而益虚今諒祚少年繼襲多招亡命與之爲謀有窺關輔劍南之意不獲其意則又邀朝廷乞增

賜予而後已頗聞近歲與北敵交通人使旁午遼人則
利羌之賂羌則恃遼之援脣齒相依掎角爲寇其可不
早爲計耶臣愚以爲擇將帥增參佐則邊備可講置都
護結唃氏則分諒祚之勢絶劍南之患寛禁約撫屬羌
則防落漸備久任堡障之戍得自爲政則二敵見畏矣
何謂盜賊恣行今京東之民日夕爲盜之家往往不敢
申舉者蓋官不能得盜復能爲害於申舉之家是盜之
威勢常大於官司矣久而不禁則屯聚嘯集以覆州縣

如反掌耳臣愚以爲多盜之邑令監司舉縣尉别爲改
官之格以激勸之以捕盜殿最以課監司守令則盜賊
消矣何謂羣情失職今審官所差知州通判得替而赴
闕久而後差常在一年半之後而待次者又常及一百
人知縣監當者畧同其比是常叅之官不釐務而請俸
者常及其半其弊蓋由每歲流内轉官之類僅及百人
其上簿而待遷者又數百人凡諸銓未遷者常及三年
而後得此蓋法之敝也臣愚以爲改磨勘之法量入流

之數則羣情不失矣何謂刑罰失所今大理審刑部乃
天下所觀定法之地用法不當立比不一莫甚於此蓋
法官銓擇殊爲滅裂臣愚以爲吏法官之法則刑罰得
中矣
鄭獬論臣寮極言得失疏曰臣伏見詔書以京師大雨
爲沴壓溺者衆許中外臣寮極言得失者玆實陛下側
身求過思有以消復之天衷懇懇至於魚蟲草木莫不
感動況於能言者哉臣竊伏思今陛下發詔以求忠言

將欲用之耶將欲因災異舉故事而藻飾之耶茍欲藻飾之則固無可議者必欲用之則臣願陳其方臣觀前世之君因恠變而求諫者甚衆書之史冊張以為美事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葢亦鮮矣徒使後世襲蹈以為帝王之值災異者於此空言而足矣曷足謂之罪已修德者耶今詔旨一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藴以薦諸朝者此當有益於治道不為妄作然而疊章累疏繁委而並集則陛下果能環復而究覽

之耶計陛下一日萬機必未能然爾而將欲如平時章疏事關深密者則留中不出事繫政體者則下中書事屬兵要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則又下羣有司及郡邑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此則是有求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與前世之爲空言者等耳臣竊謂陛下萬機之繁既未能徧覽則宜選置官屬令專掌今之羣臣所上章疏日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便殿賜坐與之從容條陳講貫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

則廣詢而后決之羣言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夫下之爲言也甚難而上之聽者常忽焉自非忠憤激於心則孰肯隳肝膽而冒忌諱者哉古之能建立功業者未嘗不好諫也好之者緜其能褒進而招徠之也太祖太宗時言事者多被甄賞自近年以來茲事寥闊仁宗寬仁最能容直言而亦不能甄賞也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如其宏謀偉論可施於當世者則召見之與之共議不惟質其言且以觀其材大者擢之以職任次者加

賜金帛無取焉報罷之如此則陛下下詔有實言得言有實用且使史冊書之以爲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言行某事以絀夫前世之爲空言者則無令陛下下詔書藏於有司復爲數幅空紙而已惟乞陛下斷而行之則臣不勝大願

時大雨霖災異數見論者歸咎濮議李清臣廷對奏曰天地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爲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

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

進士范百禄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尊共皇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大宗隆小宗殺宗廟重私祀輕今宜殺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之禮禮一悖則人心失而天意睽變異所由起也

龍圖閣直學士呂公著上奏曰臣聞水旱之災雖聖人

在上不能免也然聖人在上雖有水旱而終不爲害者
遇災而恐懼見異而修德夙夜自省以荅天戒故災可
以轉而爲福危可以從而爲安後世人君不知禍福無
常而謂天命爲已有不知人情可畏而謂力可以制之
災害既作矣猶不自知其非也乃引堯湯水旱以爲比
而不知疇咨自責之獲終吉也故人心不從天命不祐
災害不已怪異隨之怪異不已傷敗隨之由是觀之水
旱之災不能使必無於世而其終所以安危存亡者在

懼與不懼耳伏惟陛下蒞政已來日孳孳於庶事然累歳旱潦人多疫疾又近者大雨爲沴下民昏墊陛下徹宴損膳下毋諱之詔開直言之路將克己自新以求天意然臣愚獨以爲此皆常事猶未足以弭大災也唯當兢兢業業以求已過自奉先養親以至於任官使人求賢納諫愛民節用無不物物而思之行所未行補其闕誤以謝天心以順人意則社稷幸甚

三年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上言曰臣自到闕伏見陛

下以垂象之變避正殿減膳降服恤刑罷宴徹聲樂弛
力役所以修省荅天戒者甚至竊聞退就宫閤尤爲憂
勞至以聖躬爲民祈請臣深惟陛下以上聖之資自在
藩邸其稽古好德令聞夙著於四方繼天纂統越今四
年始初清明厲精求治然未聞有以修明紀律震耀威
靈以究安危治亂根本之議也前史推彗星之占率以
爲除舊布新之象中外之因循久矣官失其守事忘其
舊綱目頽紊憲章隳弛天其或者儻將以是爲告先賢

以爲政譬之鼓琴瑟不調甚者必當解而更張之竊觀朝政殊未遑及此晉書紀何曾侍武帝退而告其子曰吾每對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後天下亂危果如其言今夫萬機庶政屬在兩府願陛下以燕暇之時就清閒之處延召執政之臣從容賜坐垂意訪逮各使悉心陳治道之要以陛下之明而參擇其言舉其可施行者以興敝舉廢抹時急務亟惟修人事抑以承天意又比

來災眚間作率由陰沴夫陰也者臣道也妻道也四裔之道也庶民之象也陛下推是而求之則天意可見而消復之道得矣惟陛下留神幸察

知諫院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讀舊史見前世已然之效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陛下操有爲之心以恭儉求治而大雨壞廬舍殺人極衆水入宗廟冒宮闕其譴告警懼丁寧切至之如是者何

哉臣伏思其所以然之故蓋有所得傳曰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昔至和大水當時議者亦以爲簡宗廟之罰先帝納諫事即施行今陛下受天下於先帝而昭陵之土未乾執政之臣導陛下以非義將以濮安懿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是以大失人心上干天譴事重於昔故害亦過之陛下儻不感悟臣恐大異仍至更有甚於此者陛下縱不能盡逐執政猶當黜首議之人以謝上下此固天道抑又有人事焉夫兩日之雨

京師之患如此陛下謂人事修乎廢乎賴天之靈而姑
爲譴懼儻更一日未止者豈無傷敗之憂陛下得不爲
之寒心哉臣愚願陛下取禮官兩制之議遂定濮王封
冊黜歐陽修以暴其所以誤陛下者使天下較然知此
意不出於陛下然後進修乎道通廣言路切責三公以
圖後效重黜水官以懲不職庶幾可以厭塞人情消弭
他變此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者也
若謂降詔責躬許有位粗陳得失便爲於事已足患至

則惕然知畏事緩則置而不思讜正之言一切不入於天人之際適足有所激耳求福則未之聞也況公議鬱而不伸乃復區區以求直言臣恐天下不以朝廷為至誠也方今佞邪之臣衆將有以天時常數上惑聖聰甚者又將有堯湯水旱之説願陛下深拒絕之勿使此曹重誤天下此繫國家安危成敗幸陛下留神毋忽

堯俞為右司諫上奏曰臣伏見霖雨踰月漸從秋望郡國奏報水害已多都下細民艱窘尤甚陛下臨朝咨訪

屢軫睿慈臣雖甚愚官有言責既不能通天下之志以開廣聰明又不能博貫六經求消弭時災之術辜負廪禄罪在無赦雖然輙效愚悃惟陛下留意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異之至固不徒然陛下自親擥萬機恭儉求治宜享慶雲醴泉之應廼得旱虐雨淫之沴天人之際不得乖剌至此臣謂天當大有之世其所以責望於陛下者至深至重故於即位已來再三爲異以警動之又懼廋隱微僻之處有所忽者故用災譴以告戒陛

下不然遠方之人寃失職者衆愁痛憤疾聚為乖氣至於四裔中國之陰也陰盛頻劇良可為虞大河之防亦宜預慮伏願亟降德音引過自予極懇惻憯怛之語以感動人心致恐懼修省之誠以祇答天意然後虛懷採納特詔百官言事庶幾朝廷闕失與四方幽隱悉獲上達陛下詳擇於其間將有所得況因災異以求直言蓋古盛德之所為也

堯俞又上奏曰臣伏見今歲已來既旱而水災異仍發

臣竊憂之臣頃嘗有狀乞陛下下罪已之詔令百官言
事求所以消弭之術逮今未蒙收採誠恐陛下歸之數
而已矣夫天人相與之際戒懼禳復之說豈爲欺於後
世就使爲欺不猶愈於爲數者哉伏望以臣前狀速賜
施行必有爲陛下道其所以然者雖然臣亦嘗有所言
矣今復有得不敢自默數干天聽實冀粗有裨補然後
雖誅死竄殛無所憾焉臣竊謂今乾剛未奮陽明未融
蓋亦致異之一端也天之譴告懇懇者其殆以此臣謹

以見事明之臣近言審刑院大理寺匿法以罔上此豈區區彈劾事臣前奏所謂方今事體無大於此何則陛下高居深念使人不敢欺則萬事自舉苟可欺也何所不至臣謂陛下朝得臣言暮行威罰而遷延浸久頗若常務權大理少卿賈壽雖非罪首實有關通未聞劾問遽擢爲提點刑獄是豈嫉惡姦猾開廣言路之旨乎臣雖至愚豈不知摭拾小碎可以取容倖進觸犯衆怒非安身之術其盡悃愊以深言者欲上副陛下求治之意

以整齊權綱陛下儻不以爲然臣亦安事於貽患招悔
者乎臣又聞法官復有事狀之說竊恐此語亦曾上聞
蓋重爲欺耳凡斷案微有情節不圓乃以事狀改正安
有出入人罪已經奏斷可用事狀修改苟如是何用不
許舉覺條貫若果有此說乞陛下取許入事狀改正及
不在舉覺兩道全條特賜親覽則是非即判臣與盧士
宗輩素無嫌隙誠嫉其舞文挾詐而虧損陛下德聲陛
下儻亮臣孤忠奮然獨斷則天日剛明可以變積陰之

沴朝廷肅正可以杜羣枉之萌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一